

精彩
舌尖

家乡的鱼汤面

□张新连

家乡的早晨,是被一碗香飘四溢的鱼汤面唤醒的。

晨曦初露,小镇的鱼汤面馆就热闹起来了。桌子上,做工考究的蓝花大瓷碗中,鱼汤洁白得如同牛奶一般。汤不稀薄,也不浓稠,恰好在两者之间。汤中,折叠整齐的龙须面条,像水乡女孩清晨梳理成型的发髻一样,挽成一束,丝毫不乱,稳稳地沉浸在碗中,而露出汤的部分,则像小山一样矗立其上,给人以清晰的纵深感。食客们微微低下头,轻轻吸一口气,满怀期待地喝一口汤,几乎与此同时,再不敏感的味蕾也会立即提醒你:鲜到了极致,醇厚而无腥臊,丰腴而不油腻。这种“鲜”,完全来源于鱼的本身,而不是通过加味精等物理手段完成的。资深食客往往会鼓起嘴巴,让鱼汤在舌尖上下停留片刻,细细咂、慢慢品,就像品名酒一样,然后,任由它一路流淌,直抵肠胃。这时,好像全身都“鲜”透了。几口汤下肚后,再用筷子轻轻挑起沉睡在鱼汤中的面条,一种麦的清香和鱼的鲜美组合而成的醇香,又一次不设防地充盈在唇齿间。细嚼之后,顿觉原本质朴无华、味道单纯的面条,经过鱼汤的浸泡洗礼,竟然升华到了新鲜丰硕、柔顺劲道的境界。要是再来一小碟雪菜炒肉丝就更妙了。绿得耀眼的雪菜叶子,带着肉的油脂香味,四处散开,自由地飘浮在洁白的鱼汤上面,像是眨着眼睛,愣头愣脑的。如果只加肉丝,而无雪菜,两个不同的荤菜碰撞,那就必然将鱼汤的鲜美引向油腻,反而败坏了鱼汤的原汁原味;如果只加雪菜而无肉丝,则又觉得味道单纯,失之于寡淡。吸足了鱼汤的雪菜肉丝,正是把雪菜的清香、肉丝的醇肥和鱼汤的鲜美巧妙叠加,既保留了各美其美,又无缝融合为一道新的复合佳肴。雪菜本身枝脆叶嫩、清香绵长的特点和良好的收汁、吸味功能,是选择它和肉丝搭配的关键。

清晨,吃上这样一碗色、香、味齐飞的鱼汤面,整个上午,唇齿间都会弥散着特殊的鲜美。

鱼惊艳众人的鲜美,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。“鱼”和“鲜”两个字本是一家人。许慎《说文解字·鱼部》认为,“鲜,鱼名,出貉国”。“鲜”,一种鱼名,产于貉国。后来,“鲜”又泛指活鱼、鲜鱼,引申为新鲜、鲜美。《老子》说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这儿的“鲜”,就是指鱼。在金文中,“鲜”还有一个异体字“𩺰”,由三个“鱼”字组成,表示众鱼堆积。鱼多了,则新鲜自来。

鱼汤熬成后,应趁热马上饮用,否则,稍一变味,就无鲜可寻了。如果过夜再吃,那就有隔世之感了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:“鱼之至味在鲜,而鲜之至味,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断,若先烹以待,是使鱼之至美,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,待客至而再经火气,犹冷饭之复炊,残酒之再热,有其形而无其质矣。”

淮扬菜原料以水产为主,注重鲜活、口感清新雅致的特点,在鱼汤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展翅
宋从勇

到大桥乘凉去

□孙同林

现在的孩子大多不知道什么是乘凉了。百度上说,乘凉是为避热而在阴凉处歇息,我们小时候的乘凉是在大桥上。

那时候农家的屋子都是土墙,后墙上多没有窗户,前墙即便有窗户也很小。夏天的夜晚,房子里风丝都吹不进去。没有电风扇,没有空调,很少有蚊帐,却有蚊子和跳蚤。白天,人们下地劳作,还感觉不到屋子里的闷热,一到晚上,屋子里的热就让人们憋得难受,一个个匆匆忙忙吃了晚饭,找个地方乘凉去。

我10岁那年,在我家西边200米左右的地方开挖了一条大河,第二年,河上建起一座水泥桥,水泥桥桥面约有3米宽,开阔的桥面,且有河风,便成了人们晚上乘凉的好地方。

麦收过后,麦子进了囤,麦秸上了垛,人们便开始上桥乘凉了。开始的时候人不多,只是几个上了年纪的人,天一黑便坐在桥上,一边抽烟,一边拉呱,一会儿工夫就回家了。随着天气越来越热,乘凉的人也就渐渐多起来。乘凉的人有相对固定的地盘,河东的人就在桥的东半侧,河西的人往往就坐在桥的西半边。人们先用笤帚打扫一下桥面,

藿香茶情结

□刘之茵

小时候的夏天,四合院内外长满了各种植物:外院除了长青的盆景和遮天满棚的扁豆丝瓜外,边边角角都是藿香的天下;内院有4盆荷花缸,圆圆的绿叶中是恣意开放的粉红色荷花,还有种着藿香、佩兰、淡竹叶的大大小的花盆。那个季节,最让人忘不了的就是母亲泡的藿香茶了。

母亲在一个大瓷茶壶里放入洗净的藿香和茶叶末子,有时再放上一些淡竹叶,将用大灶烧开的水舀入壶中,不一会儿幽幽的藿香清香就飘了出来。母亲摆上几只茶杯,让我们8个兄弟姐妹和家人自取。当我们从外面满头大汗地回到家,就直奔藿香茶,“咕嘟咕嘟”地喝起来,真够爽啊!藿香茶滋养了我们的年华,默默地蕴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有时,母亲也用小茶壶另泡佩兰,可能是怕串了藿

讲究一点的,下到河里提点水将桥面冲一下,做一下清洁,也用凉水降降温。然后,铺上席片,条件好些的还带来凉席,带着枕头,躺在上面。男人们一般聚在一起,他们坐在桥头上,一边吸烟,一边聊着一些道听途说的新闻,评说着天下大事,估算着今年的收成。年纪大的女人侧卧在席子上,一只手拿着芭蕉扇为身旁的孩子扇风,驱赶蚊子。扇着扇着睡着了,扇子滑落下来,一激灵,迷迷糊糊地捡起扇子来,继续为孩子扇风、打蚊子。姑娘们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,她们一般端坐在凳子上,跟闺蜜低低絮语,不一会儿吃吃地笑上一阵,还要扭头看看是不是有人注意。男孩子没有个静下来的时候,他们一会儿奔到桥下去捉萤火虫,一会儿又聚在一起玩捉迷藏,有时候还要扮鬼吓唬更小的孩子,直到把他们吓哭了才作罢,当然,少不得要挨一顿骂。生产队有时候把会议放到桥上来开,政治队长讲斗私批修,讲批林批孔,讲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伟大意义。这时候,那些老女人手里的扇子拍蚊子的声音特别响,啪——啪——。接着是生产队长安排第二天的农活,男人在哪块地里挑粪、施肥,妇女在哪块地里锄草、掰玉米,等等。

人一年多,时间一长,自然会生出一些事情来。谁家东西丢了,便到桥上来骂;队长安排农活时哪个女人得了好处,就有人怀疑队长跟某某有一腿,在这里含沙射影,讥讽一番;也有邻里之间因你家的鸡跑到他家自留地里损坏了蔬菜而说闲话,甚至吵架、动手,便有热心人出来帮着打圆场,这边说说、那边劝劝,于是,就闹哄哄的。也有人因赌了气第二天不到桥上来,但是,经不住屋子里的热,经不住蚊子的叮咬,第三天又来了,但是,到了桥上却要先声明一下,不是谁谁硬拉我,我才不来呢!

乘凉的人们一般只在桥上待到半夜,待气温不太高了,便喊起孩子收拾东西回家。也有年轻人干脆就睡在桥上过夜,第二天早上队长喊上工了,他们直接就从桥上下地去。有时候,人们睡到半夜,天上忽然下起雨来,大人孩子你呼我叫,一个个抱起席子,拿了枕头,作抱头鼠窜状。行动迟缓的,淋得像个落汤鸡。其中穿错鞋子的、拿错东西的时有发生。

天气终于变凉了,蚊子也少了,上桥乘凉的人便逐渐减少,持续两个月的大桥乘凉活动,就此落下帷幕。

芬芳
一叶

香的味儿吧!但藿香茶一直是夏天的主角。

如此酷暑复酷暑,我们在藿香茶的陪伴下长大了,又一个个离开了家,但每年夏天母亲仍然会用大搪瓷缸子泡好藿香茶,款待回家的儿女。那是母亲浓浓的爱,那是老家的味道,也是乡情的寄托。

如今母亲早已仙逝了,但多年来我一直种藿香,泡藿香茶,收藿香籽,分别送外地的亲人,喝藿香茶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。如今,喝藿香茶这个习惯已传到第3代了。

6年前我搬到新居,车库前正好有一片空地。我就利用这片空地种花,夏天也种藿香。友邻们经过,偶尔会顺手掐一把,带回去泡茶。他们遇到我,都会道一声谢谢,因此交了不少新朋友。老同学、老同事有时也会打电

话问我:“今年有藿香苗吗?”我会傲娇地大声说:“有啊!要的话自己来挖!”不几天,他们就来了。

前两年春夏之交,车库前的藿香长疯了,我就带了好多到老年大学诗词班、医疗保健班分送给同学们,带了好几回呢。往年,我只收一部分藿香籽,其余任其自生自灭。可每到第二年,藿香就疯长。去年,我把藿香籽几乎全收了,今年藿香苗出得就很少了,于是赶紧撒籽下去,但出得很少。这下我知道了,收了籽要早点播种,如果不收籽,自然掉落土里出苗率反而高。种藿香也有学问呢!

八妹刚回通半个月,又要去成都。她在成都的家不好种藿香,走之前,我为她掐了一把藿香,让她将念想带走,将乡愁留下。无论你走多远,忘不了的总还是故乡的那一杯藿香茶!